

清儒學案

世章



清
儒
學
案

世
襄



清儒學案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所賦於人者謂之性盡人以合天其進焉有程其行焉有軌體天地以爲化育謂之道範天下之人使循是道以復其性作之君謂之政作之師謂之教五三之盛君天下者卽師天下者也故政教合於一而俾天下之人心悅誠服磋磨漸漬畢生而莫之殫究者謂之學政無異術教無異師學亦無異趨循是道而復其性而已矣周室旣衰孔子以無位之聖人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於是政教始分戰國殺亂諸子爭鳴雖復放拘警盪然莫不有牖世之志漢興表章六經而定一尊宋以來乃專言性理以別於漢謂之道學要之實事求是與格物窮理其爲學爲用未甚遼絕也上者則正誼明道以風化其下下者則審端致力以扶護其上是故分者其迹

而終有以相成用之合則治時有不用用之而不合則不治雖不治而爲學未嘗間息焉特政教之分也既久學在於下之日恆多至有清

聖祖仁皇帝以乾德之中躬儒素之業少而好學至老而不休御經筵者四十年成圖書者萬數千卷觀摩朱子之言擷其綱領推其說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上而天象地輿厯算音韻禮樂兵刑農桑布帛之要下至射御醫藥術數游藝庶卉滿蒙西域外國之文殆無一不通方合莫窮流溯原其於易註道統臣工之作也辨之惟恐其或疏其於演算也夙夜孜孜積草盈篋夫以萬乘之尊萬幾之重誰爲爲之而不自暇逸孰或勸之而不少憚煩微論春臺熙皞政教之所敦卽絜矩於當時著作之林實已兼容並包深造其極謂爲天縱之聖豈過諛哉於時南

北儒碩生際剝復招弓旌而不至隱巖野以潛修然其聲聞學說因此益彰例以爲漢制作之前言詎止升平之黼黻耶在朝則貞庵環溪孔伯稼書敬庵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健庵厚庵通經以致用者也在野則夏峯梨洲亭林船山兼體用之大儒也桴亭楊園二曲關閩之遺也習齋恕谷艱苦卓絕別闢門庭而不詭於正者也宛溪東樵季野潛邱史家之才也曉庵勿庵疇人之師也西河竹垞堯峯望溪文學之選也份份焉郁郁焉庶幾與西京北宋比隆也矣而凝齋可亭健餘榕門猶及先朝之矩矱乾嘉之世精研攷證風尙稍異治經則味經讓堂摛約伯淵次仲皋文里堂訓詁則若膺未谷石臞蘭皋攷史則謝山西泚竹汀二雲金石則德甫覃谿虛谷鐵橋校讐則紹弓澗菴述學則容甫鄭堂而慎修導之先河東原繼之後勁曉嵐芸臺則

又爲之樞紐者也道咸學者思駕東漢而上之有所謂微言大義之學微言則強六經以就我大義則頗矯異於宋儒陳義甚高張之別幟他如申耆星伯石洲願船之於地理茗香方立君青嘯山王叔之於厯算則亦各擅專長而求闕挺生其間博文以約禮信道而尊聞嘗欲以班馬之文章發程朱之義理其爲聖哲畫象記直足以牢籠百代經緯萬端使後之學者師其人讀其書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至先正事略一序於清代之達人傑士悉推本於

聖祖教育而成由斯以觀先君後臣若合符契是則

聖祖之教涵育於二百餘年者信而有徵矣凡斯舉譬竝取宏規自餘諸家各隨所造猶之泰岱之接徂徠大江之納漢水而元和之惠氏績谿之胡氏寶應儀徵之劉氏累葉傳經蔚爲盛

業其曠代之星鳳乎夫經正民興斯無邪慝顧盱衡斯世新知
競淪物奧偏明爭競之器愈工卽生民之受禍益烈狂瀾旣倒
孰障而東世昌曩在京時輒欲以聖賢義蘊提倡流布置郵於
遠方側聞歐美才雋久尊孔教名區巨鎮多建中國學院廣運
書籍爭事研摩文治大同輝映壇坫此以知崇儒重道遐邇同
風矧生爲仲尼之徒寧可舍本逐末哉記有之昔吾有先正其
言明且清吾國三百年來名儒輩出遠紹宋明上述諸家班班
可考竊不自揆謹撮舉其言行著作鉤玄提要彙爲一編以繼
梨洲二書之後願與當世學人共相參攷俾知學術爲天下之
公殊塗同歸咸主於有用因學以明道修道以爲教冀以端本
善俗範圍曲成凡屬斯民各盡其天畀之聰明尊所聞行所知
皆優游於禮讓道德之中用臻一代文明之盛豈不懿歟戊寅

月天津徐世昌

分文地之外動不流遠矣黃

...

...

樂此二書之外應與世學...

何事不自發點點來其言...

言四且能吾國三百平...

風雨止飲於弘文...

俗餘章亭那事文...

...

...

...

...

清儒學案凡例

一是編以從祀兩廡十一人居前崇聖道也自高彙旃以下則以生年爲次不得其年者則以其生平行誼及與交游同輩約略推之不以科第先後者例不能括也全唐詩以登第之年爲主於是文房遠在李杜之前浩然遠在李杜之後豈其所哉

一夏峯已見明儒學案而是編取以弁冕羣倫以蘇門講學時入清初謹取靖節晉宋兩傳之例學案小識不加甄錄蓋有門戶之見存非以其重出也次青論之遑矣

一諸儒傳略取材於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洛學編濂學編學案小識先正事略之名儒經學碑傳集之理學經學續碑傳集之儒學者獻類徵之儒行經學去其複繯表其粹美大

抵著者八九而不著者一二經解兩編作者畢舉疇人三傳家數多同至儒學傳稿雖未梓行而足備一代綱要清史列傳雖出坊印而實爲館檔留遺引證所資無妨慎取斯二書者亦參用之

一清儒眾矣無論義理攷據高下自足成家第欲遠紹旁搜譬之舉網而漁不可以一目盡所謂不著之一二非故擯棄也或聲聞不彰或求其書不得如都四德黃鐘通韻之類遂付闕如

一家學濡染氣類薰陶凡有片善偏長必廣爲鉤索或遇之文集或附載序跋而名不見於上述諸書者十之三四非曰發潛闡幽亦寧詳母略之義

一上述諸書體例各異其中有分門類者如卿相中之湯文正

魏敏果紀文達阮文達曾文正張文襄下至監司守令若唐
確慎羅忠節徐星伯武授堂之倫並依官爵猶漢之魯國唐
之昌黎不入儒林固史法也是編以學爲主凡於學術無所
表見者名位雖極顯崇概不濫及

一古人爲學不以詞章自專長卿子雲包蘊甚廣自范書別立
文苑一傳遂若斷港絕潢莫之能會而秋孫叔師豈遽遜於
子嚴敬仲清代文章號爲桐城陽湖二派證以錢魯斯之言
則二派固自一源望溪之於三禮姬傳之於九經卽不與婺
源同科亦何異新安正軌前乎此者堯峯經術與望溪疊矩
重規並乎此者子居究心三代識解獨超後乎此者杵湖子
序風詩傳記根柢亦深惟冰叔縱橫之氣爲四庫提要所嗤
然極其意量雪苑未可抗衡是編於文苑中人亦加甄綜必

其文質相宣無愧作述之美其餘附見未必盡純要之空疏而徒騁詞鋒者寡矣

一明儒學案通以地望標題其淵源有緒者則加之曰相傳同時者則否其不相統系者則曰諸儒其以字標題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學案或以地或以諡或以字爲例不純諸儒則累其姓於上步趨班范而意過其通是編標題以字稱曾爲宰輔者以縣稱二人合案者亦以縣稱諸儒以省稱參酌黎洲謝山二書而折衷之固無取因襲也

一宋元學案附案之類有六曰學侶曰同調曰家學曰門人曰私淑曰續傳而於居首之人大書其前曰某某講友某某所出某某所傳某某別傳其再傳三傳者又細書於其下詳則詳矣其如紊何以視黎洲明儒學案簡簡頓殊今於附案之

人別爲五類曰家學曰弟子曰交游曰從游曰私淑亦足以該之矣刪脩就簡由親及疏合而觀之後生或越前輩別類觀之仍以生年爲次義例相符

一宋元學案每案之前必爲一表以著其淵源出入支分派別瓜蔓系聯力至勤意至善也清代學術宏多非同道統之有傳衍是編於授受攸關而別在他案者則分類列舉不復表於卷前然或居附傳之前或居附傳之後或錯綜各傳之間或以所見先後爲次或以生年先後爲次當屬稿時隨筆記載不拘一式迨書經墨板改刻良難閱者諒之一學案大旨以尊統卑其祖若父若兄學術聲名不足以統一案者則載之子弟傳首其子孫不別爲傳者則附之祖父傳末目中不著其名名遺而實不遺也亦有兄弟齊名未可軒

輕則比肩居首分系諸徒是編所舉二高三魏之屬六家而
已交游相附但視所長年輩後先無事拘執

一諸儒著述詳敘傳中已刊行者舉其卷數異同多寡間爲更
定設其書僅有傳稿若存若亡或僅見書名未知成否則別
爲未見以待續攷然書籍浩𩇛雖八道以求而一時難得以
黎洲之通博猶失朱布衣語錄韓苑洛范栗齋諸集矧在寡
陋頗圓見聞海內鴻儒幸賜匡正

一甄錄著述蓋有二義一其書貫串未容剪裁如禮書綱目廿
二史攷異之屬則取其序例以見大凡一其書美富不勝標
舉如日知錄東塾讀書記之屬則擇其尤至以概其餘凡近
於帖括者雖經不錄也近於評隲者雖史不錄也清儒序跋
最爲經意自序必詳爲書之綱要爲人書序必爲之說以相

資此固徵實之學大啟後學之途徑故足取焉

一采纂諸書必求原本正續經解多割棄序跋而所收札記文集雖經抉擇往往未睹其全後出單行每堪補訂其未見之書或有序跋載於文集刻之叢書如說文統釋之屬則記注其下庶免疑誤將來其文集不傳而得篇章於總集選本者題曰文鈔亦同此例

一采纂諸書略依四部排比先專著而後文集書名與正文平寫序例視正文文集亦平寫其篇目則抑寫以爲區別然清儒文集編次多規仿經子如述學述林之屬力避文集之名若概稱曰集似違作者本意宋元學案盡依原目不取通稱深合名從其實之義是編於各傳後所採著作悉已於傳中標明其名實固可攷見焉

一采纂諸書其原刻大書細書平寫抑寫體式互有不同是編義取整齊輒復變通期臻畫一

一是編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諸儒案六十八人凡二百八卷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

清儒學案目錄

卷一

孫奇逢夏峯學案

附

孫博雅 王餘佑 魏一鰲 耿極 張果中 薛

鳳祚 馬爾楹 高 鑄 王之徵 陳 澎 申涵

光 崔蔚林 趙御眾 杜 越 李 封 張 潛

許三禮 胡具慶

卷二

黃宗羲南雷學案

附

黃宗炎 黃宗會 黃百家 萬斯選 陳赤衷 李

鄴嗣 邵廷采 陳錫嘏 鄭 梁 陳 確 屠安

世 鄭 宏 葉敦艮 劉 洵 陸 符 萬 泰